



白得易編

蘇北民謡

上海文化出版社





蘇北民謡

丁巳年仲夏



蘇 北 民 謠

白 得 易 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容提要

這本集子收集了流傳在蘇北地區的民間歌謡。分兩輯：第一輯表現了人民在解放前愛共產黨、毛主席、人民軍隊和迫切要求解放的心情，寫解放後人民對共產黨、毛主席的歌頌；第二輯暴露了解放前反動統治階級的黑暗和罪惡以及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

蘇北民謡

白得易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五十八弄二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

新聞日報印刷廠印刷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

書號：0109

開本：787×1092 級 1/32 印張：2—1/4 字數：40,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8,000

定價：(6) 二角一分

寫在前面

收在這裏的一百幾十首民謠，是整個解放戰爭期間我在蘇北地區工作時所陸續搜集到的。在空前緊張尖銳的三年多鬥爭中，我的戰鬥崗位是羣衆文藝宣傳工作，由於工作的需要和對民間詩歌的深切愛好，我隨時留意和紀錄下羣衆的口頭創作。這些民謠；非常尖銳地提出了現實鬥爭中的重要問題，喊出了人民的心聲，貫串着明確的階級立場，加之，在形式上短小精悍，通俗易懂，雖然只流傳在口頭，但對當前偉大的鬥爭，却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在緊張的敵後堅持環境中，我會摻和着別的地區的民謠，編過兩本民謠集：“訴苦”“人心向着共產黨”，用羣衆自己的創作來教育自己，當時是起了一定的宣傳教育作用的。其後，我又陸續搜集了一些。比之自己的作品，我是更其喜愛羣衆自己的創作，一直把它帶在背包裏，保存下來。解放以後，各地出版了不少的民謠集。蘇北的民謠，雖也散見在各地出版的書裏，但却是零碎和少量的。翻翻我幾年來的筆記本，其中大部分是沒有發表過的，而原先兩

本書早已絕版，其中“訴苦”一書，我自己也找不到了。因此，我敢於把這些整理出來，獻給讀者。

這些民謠，是羣衆在劃時代的革命戰爭中寫下的史詩，在人民已經取得了勝利的今天，追憶起過去艱苦卓絕的戰鬥，是有着很重大的意義的。至於對詩歌工作者來說，研究和取法這些為羣衆所喜聞樂見的民謠，對創造新的詩歌民族形式是非常有益的。

本來這個搜集整理工作，應該由很多人集體來做，現在在這樣的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我只得先將所搜集到的一點，集印出來，作為一個開端。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看到更完整的蘇北民謠及其他各省的民謠專集。

二

為了使讀者更了解這些民謠產生的背景，需要在這裏簡略地介紹一下當時蘇北的社會經濟情況和對敵鬥爭的歷史。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農民所受的封建剝削和壓迫是慘重的，封建地主和富農對農民所採取的三種主要剝削形式：地租、高利貸、僱工，在第二輯的民謠裏，都有着深刻的反映。蘇北的北部，接近於偏僻的內地的鄉村，其階級對立關係，主要表現在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鬥爭。蘇北的南部，一方面因為接近帝國主義侵略的重心——上海，一方面又因為資本主義比較發達，所以其階級關係更要顯得複雜些。從流行在南通的兩首民謠就可以看出來。

永安一開廠，

花價就要淌。

鄉下人，老吃苦，
挑來挑去九斗五。

前者就是棉農對資本主義提出的抗議，後者則是農民不滿於舊社會的城鄉對立、商業資本家的中間剝削。“滿肚子藏著毒蛇”諷刺了美帝的文化侵略，“爲仔伊，害煞人”揭穿了那些發“國難財”的漢奸、軍閥、官僚資本家的面目。這些雖說在整個民謠中搜集得太少，但其意義是非常深刻的，它多方面反映了舊中國複雜的階級關係，並且傳出人民強烈的憎惡。其次，諷刺和詛咒反動政府和“遭殃軍”的民謠，也佔了很大的比重。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不是在旁觀和等待之中來諷刺和詛咒的，而是把它當做尖銳鬥爭中的宣言和口號。這種諷刺、詛咒，就直接成爲鬥爭的武器之一。蘇北是老根據地，人民在共產黨和民主政府長期的教養之下，經歷過抗日戰爭的艱苦鍛鍊。因此，當蔣匪幫開始向解放區進攻時，人民站在愛國自衛的前線，全力的支援了解放軍，造成輝煌的“七戰七捷”。“毛主席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贏”正是在一九四六年“五四”土改以後，人民歌頌着農民翻身和解放戰爭頭一個驚人勝利的詩句，這意味深長的語句，傳達出人民衷心的感激和必勝的信心。爲了執行毛主席的運動戰的戰略原則，我們的主力，在給敵人重創以後，撤離了蘇北，從一九四六年冬，蘇北就轉入緊張艱苦的敵後堅持局面。鬥爭的尖銳，超過了抗日戰爭中日寇的“清鄉”，蔣匪軍集中了優勢的兵力，配合着自衛隊、“還

鄉團”（地主反動武裝）向我敵後軍民，進行長時期的反覆不斷的篦梳式的“清剿”、“圍剿”、“兜剿”。但是經過鍛鍊的英勇頑強的人民，並沒有被嚇倒，相反的，在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下，表現了高度的英雄氣概，發揮了羣衆的鬥爭智慧，創造和運用了多種多樣的方式和敵人進行頑強的鬥爭，真是前仆後繼、不屈不撓，青年、老人、婦女、兒童，都一齊投入了戰鬥，民兵深入據點，老人掩護幹部，婦女活捉俘虜，兒童驅取敵人，到處進行着可歌可泣的鬥爭。直到一九四九年春大軍渡江，才結束了這一敵後堅持的局面。在所有老解放區中，蘇北解放區最早被蔣匪軍進佔，最遲獲得解放，鬥爭的長期性、多樣性的特點，也就必然的反映到羣衆的創作中，這就是為什麼這一類反“清剿”的民謠，佔了全書很大一個比重的緣故。這也就成為本書的一個鮮明的特色。實際上，這種戰鬥性概括性很強的民謠，是更為豐富大量的，這裏搜集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一九四七年秋冬，正是解放戰爭激烈進行的時候，我們又進行了深入的土改複查運動，肅清了蔣匪在解放區的社會基礎，千百萬農民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在面對面的階級鬥爭中，羣衆的歌謠不再停留在諷刺和詛咒上，而是對階級敵人展開了嚴厲的抨擊和責問，他們在切身的體驗中，了解要保衛自己翻身、幸福的日子，只有打垮封建總根蔣匪幫，所以明確的提出了“打到南京去，蔣介石沒落走”的口號來！

蘇北全面解放後，人民以更高的熱情來支援戰爭，千百萬民工，又湧上渡江的前線，他們的口號是：

打到江南去，

解放全中國！

三

在實際鬥爭中，民謠起着宣傳教育作用，證明它是階級鬥爭的有力的武器，這樣的實例是很多的。

在敵後鬥爭最艱苦的時候，敵人會利用了局部的暫時的優勢，用“自首”來麻醉、欺騙我們的幹部和羣衆，針對敵人這一毒辣的陰謀，當時就出現了這樣的民謠：

“自首”、“自首”，

魚落貓兒口，

嘴唔一聲，

叫你變鬼。

這是我參加一個鄉幹部會上聽到的，它生動、形象地揭穿了敵人的“自首政策”，起了警惕和教育的作用。

敵人為了破壞我解放區，動搖人民敵後堅持的信心，造謠欺騙羣衆，迫使一些認識不清的人跟他們搬到“據點”裏去。結果，一些被騙上“據點”去的人，離開了田地，受到蔣匪幫的敲榨勒索，加上蔣管區的物價飛漲，使這些人沖了家，不得不狼狽地回來。於是在羣衆中又流傳了：

搬家搬家，

搬得冲家，

寶船出去，

空船回家。

這就進一步提醒了羣衆，打擊了敵人的陰謀鬼計。

正像羣衆把它豐富的生產經驗、生活經驗，集中在“農諺”“莊稼話”“民諺”裏面一樣，在激烈鬥爭的年代，人民也把他們的鬥爭經驗，集中在新的民謠裏，及時的流傳開去，“無遠不屆”的起着戰鬥的作用。

民謠的戰鬥作用還不止此，它還和敵人進行更為針鋒相對的面對面的鬥爭。如在一九四七年一、二月間，敵人在瘋狂的向我進攻，有不少地區，我們的陣地暫時撤退了，或轉變成隱蔽的狀態，無恥的敵人也用“流言”來譏刺我們，他說是：“蠶豆有眼，伙計做老闆；蠶豆入土，幹部躲得苦。”但人民是決不示弱的，馬上在敵人的“流言”後面，加上了新的內容，反過來沉重的打擊了敵人。那加上新內容的民謠是這樣的：

蠶豆有眼，
伙計做老闆；
蠶豆入土，
幹部躲得苦；
蠶豆開花，
幹部歸家；
蠶豆結莢兒，
還鄉團翹辮兒。

同樣的事情，還表現在對地主階級的土改鬥爭中。土改前，在淮安縣石塘區有個姓林的地主，自己誇口說：

“窮了我林百萬，
海乾石頭爛。
驢馱鑰匙馬馱鎖，

那能窮到我?”

土改時，農民說：

天動地搖打個滾，
如今佃戶做主人，
看你百萬不百萬，
海乾石頭爛不爛？

如果說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在思想戰線上和反革命思想展開激烈的鬥爭，那麼這些就是革命的人民對反動分子展開的舌戰，廣大羣衆以勝利的信心來關懷這些歌謠，這些民謠進一步鼓舞了人民的鬥志。

四

除去民謠的戰鬥性，還應該提到它的羣衆性。它為羣衆普遍的掌握、喜愛，在各種場合被運用着。它的編成：有的是一個人編說，經過別人的提煉增刪而後流傳，在流傳中還不斷的加以補充和改變；有的則是幾個人編湊的集體創作。

為了把它和民歌區別開來，這裏所指的民謠，是指那些不一定能唱，甚至只能說不能唱的短小精煉的口頭詩歌，因為它形式簡短，句法自然，比之民歌，它不受字數的限制，更接近於羣衆的口語（民歌為歌唱的原因，字數上有一定的限制，在徹底口語化上，比不上民謠），所以更易為羣衆所掌握。它不是活在歌唱中，而是活在語言中，流傳的面是更為廣闊的。例如這本書第一輯中的：

好得新四軍幫你忙，

又有被單又有床；
好得新四軍待你好，
又有糧來又有草。

就是一個不識字的七八十歲的翻身農民老太口編的，書中的一些童謠，則是兒童自己編的。我有過這樣的經驗，有一次我們替上冬學的農民編教材，全部採用了歌謠的形式，約了一些農民讀給他們聽，他們提出不少意見，後來，他們幾個人各人湊幾句，就自動的編起來了，的確是很好的民謠，可惜字句我忘記了。羣衆往往叫這些編出來的東西叫做“順口溜”、“快板”，其實這和民謠是一個類型的東西，所不同者，是民謠更短小精悍，節奏更明朗，概括力更強，更便於記憶和流傳。

民謠運用的普遍是出乎我們的意外的，在開會、在講話的時候引用着它，在呼口號時喊到它，也有作為標語，貼在牆上（有的則作為牆頭詩而出現）。下面的民謠：

白米餅，噴噴香，
毛主席老人家請你嚐；
不是你幫忙，
我家那有米餅香。

則是翻身農民老太獻給毛主席的祝詞。

在蘇北農村裏有一種習俗，每到元宵或二月半的晚上，千家萬戶不約而同的要在田岸上的枯草叢或是草路上放起野火來，叫做“放燒火”，一面嘴裏還要大聲呼喊，以前喊的是些損人利己的“吉利話”，像：

“正月半，

二月半，
放燒火！
別人家菜銅錢大（讀度），
我家菜盤籃大。
別人家菜爛去了，
我家菜賣去了。
正月半，
二月半，
放燒火！”

但是現在却有了新的內容了，我聽到孩子們一面放燒火一面喊着：

“正月半，
二月半，
放燒火！
日本鬼殺我，
‘和平軍’紮我，
‘中央軍’做我，
新四軍救我。
正月半，
二月半，
放燒火！”

民謠，就它本身存在的優點來講，這樣的被普遍運用，是不足為奇的。但與其說它在普遍被運用，不如說羣衆在感情激動的各種情況下，需要寫詩，就自然而然的採取了這一熟悉

的形式，也就是說羣衆的詩歌，都充分具備着民謠的特點，我們就管它叫民謠。

五

最後，我想從羣衆詩歌工作的實踐中，談一談民謠的作用。

在抗日戰爭時期，蘇北是牆頭詩流行的地區，牆頭詩和民謠有着深厚的血緣關係，單從下面幾點就可以看出了：有不少民謠被作為很漂亮的牆頭詩寫在牆上；有一些好的牆頭詩則流傳成為新民謠；有一時期，凡是寫牆頭詩的都要先來兩句民諺開頭，而民諺，我以為正是民謠的一種原始的形式，這些說明了民謠給了牆頭詩以決定性的影響，這是因為在內容和形式上，二者的要求是完全吻合的。

在解放戰爭中，牆頭詩並沒有如預期的蓬勃的發展起來，這有客觀的原因。首先，蘇北地區成為敵後，敵人每天下鄉燒殺搶掠，遇到寫有這樣標語口號的房子就燒、拆，羣衆是勇敢而聰明的，並不為寫一兩首詩而讓敵人把房子燒光，而是採取更靈活有效的戰術。加之，在對敵鬥爭中情勢的變化是很迅速的，要及時提出不同的具體行動口號，因此，用鍋鏟寫在牆上的詩來不及跟着變，沒有這許多時間和人力物力來粉刷、書寫。其次，因為寫作者限於認識水平，往往寫出有原則性錯誤的東西來，起了相反的作用，即使經過基層政權的文教部門的審查，也並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很明顯，由於鬥爭形勢的需要，舊的手工業的分散的方式，已經不適於新的鬥爭環境的需

要了。

適應着這一變化，民間詩歌衝出了口頭和牆頭的範圍，而向更廣大的陣地出發。

“牆頭詩”不寫在牆頭上了，而移到黑板上，成了“黑板報上寫詩歌”。這樣，遇到情況可以藏匿起來，可以及時的改換，它可以掛在人多的地方，在內容上講，已不是孤另另的一首詩，而是整個黑板報的有機的構成部分。

比起抗戰期間，我們的物質條件也比較好了，各地有着油印、鉛印、石印的條件，大眾報、畫報、唱兒書，各分區都出了不少，這就從“手工業方式”變成“工業方式”，從自流和分散走向有組織有領導的道路。因了現實鬥爭的需要和物質條件的改變，民謠、牆頭詩，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結果，使蘇北地區的詩歌工作者，在對民謠的看法上，特別是作者的作品上，有着決定性的影響。作者和羣衆在一起，一同前進着。

需要提一提的，是在對敵鬥爭中，我們更廣泛的運用了詩。我們在對敵宣傳品上寫上短詩，幾乎全部是民謠體的（有的簡直就是利用現成的民謠）。這是因為它簡短有力，易懂易記，配上木刻，就成為一種很具特色的“傳單詩”，如後來被各地流傳的民謠：

人民力量大如山，

造反的釘耙千千萬，

鮮魚要爛肚裏爛，

黑心頭子你滾蛋！

就是我們那時寫的對敵宣傳品中的一節。

一 民謠，在實際鬥爭中是逐步的發展了。它寫在黑板上，印在紙上，形式過分短小的限制被突破了，產生了敘事的長篇的作品，作品的目的性也加強了，並開始吸收一些新的表現方法，在形式上有了初步的創造和提高。而這提高，又正是和羣衆在一起，在戰鬥中逐漸進行的，因此，它不是脫空的，而是為普及所決定，並沿着工農兵的方向而提高的東西，我以為，這是詩歌工作者與羣衆結合的道路，也是新詩歌取得廣大羣衆並與之在一起一同發展提高的道路。

六

末了，有幾點聲明：

一、書中有少數民謠因為是得自第二手的材料，流傳的確切地點無法註明了，只能算作在蘇北地區流行。

二、書中全部是民謠，但也有個別的民歌，因為內容較好，也就一併收入。

三、因為較長時期的離開蘇北，對解放後人民歌頌新生活的民謠接觸得很少，但這一部分是有着很重要的意義的，所以仍然把它集中起來，放在前面，作為一個開端。

四、本書原由平明出版社出版，現在重新編選，修改，交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限於編者的見聞和水平，在各方面一定有不少缺點，希望讀者能給予指正。

編 者 一九五五年七月

目 次

寫在前面

第一輯

- 一、歌頌人民軍隊的歌謠.....(2)
- 二、盼望和迎接解放的歌謠.....(9)
- 三、歌頌共產黨、毛主席和描寫幸福生活的歌謠...(18)

第二輯

- 一、暴露解放前反動統治階級罪惡的歌謠.....(28)
- 二、暴露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歌謠.....(41)